中山大學報

九十周年校庆巡礼·特刊

2014年11月3日

四版责编、校对：徐津阳 卢旖维

本期版式:王学彬

九十周年校庆巡礼·校友书讯

墨寄意 象融情

——李孟昱学长《民俗墨象》读后

◉ 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钟东



2014年春许宁生校长为该书法集题字

一、校庆献礼，感念师恩

岁逢甲午，时序金秋，我们正在喜迎中山大学建校九十周年的到来。当此之际，八方校友，同兹欢庆。一九六四级的中文系校友，杰出新闻事业家李孟昱学长，以他的书法艺术新著《民俗墨象》(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作为献给母校九十华诞的厚礼。

捧读这本书，卷首有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教授的题字“山高水长”，这四个字，可视为中大校歌精神的浓缩。而在书的封面上，则印着：“中山大学著名学者黄天骥教授认为，这是文化民俗的融合，篆隶草楷的汇聚。”黄老师要言不烦的概括，可作为我们对此书的导读。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读的感受。

李孟昱学长，196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他组建了全国第一个报业集团，即南方报业集团。1991年起，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获得广东省属新闻领域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醉心文学与书法，是中国作协、广东书协的会员。在《民俗墨象》之前，他就已经有作品集《暇豫墨趣》、《名胜墨韵》、《风月墨缘》，皆以其创意而获得好评。

《民俗墨象》是他今年的新书，专门为母校九十周年大庆而作。该书由两大部分组成：百字图一百例，千字文十二篇。百字图又分两类型：图案型65幅，嵌字型35幅。不同内容的《千字文》十二篇，分别用九种书体写成。这两类作品，无处不见作者的精妙心思，立意祥和，寄情感恩。

二、借图民俗，寄愿吉祥

百字图中，放在最前列的三幅，先后是为中山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志喜的《学海无涯》，为纪念中文系一九六四级入学五十周年的《文苑情深》，为感念师恩，向以黄天骥老师为代表的老师们致敬的《天纵神骥》。这三幅图，寄寓了学长对母校、对同学、对师恩的种种追忆。

自古以来，一直在书法艺术中，延续着“立象以尽意”的传统，自《庄子》“得意忘言”之说，到王弼“言意之辨”；自《周易》“意象”之学到《说文解字序》的以字为“象”：皆可见古人早就注重“象”中之“意”了。

“百字图”在中国，确实是民间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为人们寄托心灵颂祝、纳吉迎祥的有着浓郁民俗特色的表现形式。像人们所耳熟能详的百福、百寿、百禄、百喜，就是在一幅作品中摆列一百个字，同是一个汉字，却有一百种写法。这些写法是篆体汉字因种种变化而产生的异体别书。作者借用传统民间的这种形式，创作了一百幅自己的作品。李孟昱学长，用吉祥成语或熟语做标题，把百个篆字排列成图案，或嵌接成汉字，像《春色满园》中是百“春”字，《鸾凤和鸣》是百“喜”字，《寿乐康宁》是百“寿”字。而像《心想事成》就是以“事”字组成“心”字型图，《世尊善乐》则是以“尊”字组成“世”字型图。



学海无涯
中山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志喜

三、汇集篆体，考辨精详

百字图案，每一幅都是篆体汉字同字异形的汇集。李孟昱学长，为了创作一幅作品，往往翻查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玺印文等各种古文字与书法的资料，有时也采用民间流传异体字、俗体字与变体字。这种“无一字无来处”的做法，不如古人写诗的“化用”法来得容易，其实比古人写诗难度更大，因为需要准确地描摹古字的形状。诚如作者所言：“要找出有一百种不同写法的具有篆字风格的同一汉字实属不易；而要把这百种不同写法的同一汉字，聚合成一幅以吉祥成语或熟语命名的书法作品，也煞费周章。”

在书中，墨之为象，指画式而言，但组成图案的，是各种篆体之字。书写篆字异体，必须先加以考辨，这一步靠的是学问上的功夫了。这种汇百篆之字而成吉祥图案的民俗形式，装载的是古代文字的种种变体。所以，如果没有古字、古书、古碑、古帖之学，就难以绘此百图、书此千文。换言之，有了古学，才有今作。好在作者长期从事文化事业，既有古代文字与书法的真心爱好、也有书法艺术的长期浸润与陶炼，创作这类作品是厚积薄发，轻车熟路，所以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

四、博大精深，九体千文

至于学长在该书中的十二幅“千字文”作品系列，则又表现出一位中山大学中文系校友另一种精神特征，这就是对待文献与文化，必征其信的精神。古时候，孔子述礼纂乐，删定六经，颇有感想地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又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这种老实的精神，一直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李孟昱学长的“千字文”作品系列，以一个实例表现出对“必征其信”传统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千字文》一般人只知道南朝梁代的周兴嗣所作的文本，至于其他不同主题、不同撰文的《千字文》，就不是人们所普遍熟知的了。我们在《民俗墨象》一书中，居然看到十二种不同编文的《千字文》，诚为《千字文》大观，让人大开眼界。

《民俗墨象》的十二种《千字文》，第一种是大家常见的周兴嗣本。其他“续”、“再续”、“别本”、“叙古”诸种，选自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的《千字文》一书。而“重续本”则是依元朝人赵孟頫的不完整《续千字文》本，用明朝人周履靖的《三广千字文》补上所缺的三百多字。还有一种明代人李登所作的《正字千字文》，是依据清代人出版物《增广四体字法》(新聚堂版)，这是当时企图为规范汉字而撰，故称“正字”。其中的《增寿千字文》则是清初人冯嗣京用周兴嗣本原来的一千字，增“寿”字减“洁”字(原书“絜”与“潔”重复)重新编文，以迎康熙皇帝的“万寿”。以上是《民俗墨象》的作者在《前言》中对《千字文》的说明，从中不难看出其所选题材，皆经过认真地考证与精心地选择。



一九六四级入学五十周年纪念
文苑情深 中山大学中文系

再从书体来看，李孟昱学长书写《千字文》十二种，尝试使用不同的书体，分别使用了大篆、小篆、隶书、汉简、魏碑、章草、唐楷、行书、草书等九种书体，这些书体风格统一地出现在不同的《千字文》作品中，懂得书法的人都会明白，他做了一件高难度的事情。因为书家精研一、两种书体，已经足以花费一辈子精力了，何况是书备众体，那非是有过人的勤勉努力，以及创造性的才思与技能，所莫能轻易做到的。

五、无穷书意，作育人才

李孟昱学长的吉祥作品与千文书法给我们许多启示。中山大学中文系向来在培养学生读书治学、思考问题的能力之同时，还注重作为中文人的基本技能培养。中文系老师们很早就提倡中文系的学生要“三头好”，也即是口头、笔头、指头的基本技能的训练。其中的笔头，就是能写文章能写字。目前，中文系已经连续实行了近三十年的大一学生手写百篇作文，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笔头好的最有代表性的教学传统。

笔头好的另一个含义，就是能书法。中文人向来绍继着这个传统，既重视撰文，还重视书字。中文人重视这个传统，是因为一直以来认识到书法是传统人文的精粹：对人文学科的知识学习来说，书法艺术是专业辅翼性的基本技能；书法艺术是开启传统历史文化与汉语言文学那扇方便之门的钥匙；书法与诗画琴棋并列，被视为文人必备的本分雅事；书法艺术是调理身心，使人清安的无上法门……其实，从育人的意义上讲，书法艺术是全方位地铸就文化之人的陶钧，是作育人才、疏瀹人心的通途。李孟昱学长在谈及自己用九种书体写《千字文》的体会时，说了几句很有意味的话：“之所以用九种字体，并非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堂奥的探寻有何领悟，而是企盼通过对多种字体的挥洒，能够锻炼自己的双手的灵巧、思维的敏捷、记忆的明晰、身心的娱悦。”书法之育人，是德、智、体、美兼具的！

书法教育，也是“成己达人”的学问。书法之作，如能熔铸今古、该备众体，融合雅俗、寄意于象，承载传统，这应是中山大学人文学科的共同追求。李孟昱学长的《民俗墨象》，正是用笔墨之象寓刚健之趣，弘扬了“山高水长”的精神！

翰墨情思

——中山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感怀

桃李芬芳，师恩铭心。今年，对中山大学一九六四级学子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中山大学将迎来建校九十周年庆典，也是我们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深造的五十周年纪念。

早在去年初，我们在穗的十余位同窗，就聚首南方日报，商讨纪念入学五十周年和庆祝母校建校九十周年活动事宜。当时，我正在书写退休后的第四本书法集《民俗墨象》。我想，届时全年级同学聚会，可以每人赠送一本，以兹纪念。

今年元旦过后，我携《民俗墨象》作品清样，回中大向黄天骥老师请教。黄老师说，此书法集是文化民俗的融合，篆隶楷草的汇聚，出版很有意义。当时在座的中文系党总支原书记、现为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的丘国新老师，认为本书体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专业特色和学术传统，提议可将《民俗墨象》作为向学校九十周年校庆的成果献礼。对此，我欣然应诺。这部书法集是我退休后辛勤笔耕的收获之一，能以此向母校，向师友做一个学习汇报，倍感荣幸！

为此，我又特地创作了三幅百字图，撰次《民俗墨象》的最前列：一幅是为中山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志喜的《学海无涯》；一幅是纪念中文系一九六四级入学五十周年的《文苑情深》；再一幅是致谢以黄天骥老师为代表的老师们的栽培与教诲的《天纵神骥》。

创作这三幅百字图，一提起笔来就令我神思飞越，意绪如潮，激起我对当年在康乐园学习与生活的深切缅怀。师友深情，历久弥新。追忆往事，即令是老师一堂平常的授课，一场学术的探讨，一席作文的评点，一次促膝的恳谈，现在都变得格外亲切、清晰，历历在目，弥足珍贵。老师们的一言一行，训迪训诱，为人为学，都使我们终身受益。这其中，有多少难释的情怀，有多少温馨的记忆，又有多少值得回味的遐想……纵使在我们毕业参加工作后，老师们仍然关注着、关怀着我们的成长。最难忘我在南方日报任文艺副刊编辑时，楼栖、赵仲邑、黄天骥老师都不断惠赐佳作。除黄天骥老师时有长篇论稿外，楼栖、赵仲邑老师为了适应报纸版面要求，撰写的都是豆腐块般的文章。一次，楼栖老师在给我的信中慨叹：“给你们写稿实在太难了，写不到一半，就得回头数格子，看写了多少字！”我知道，短小的文章尤其需要简洁、优美、凝练，但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然而，教授们非常器重这些短文。虽然教学任务繁重，在百忙中仍然不辞劳苦，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为我们缀文。每次读到老师们文采斐然、内蕴深厚的新作，我就像手中捧着一颗火热的心，一颗永远关心、扶持学子的心，令人心折，令人钦挹。我把每一篇来稿都看作是老师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对我的关爱，对我的勖勉和策励。在二〇一二年，我荣获广东省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登上领奖台，手捧着金灿灿的奖杯，真是思潮起伏，感铭斯切。当时最想道谢的，除了组织的培养与报社员工的支持外，更多的是感谢中山大学老师们的培植和谆谆教诲。是他们的言传身教，赋予我从事新闻工作的本领和文化修为；是他们给我的理想安上翅膀，所以能飞翔在新闻事业的蓝天……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半个世纪的年华就像流水一样飞逝了，带走的既有欢乐，也有烦恼；既有艰辛，也有荣誉。而只有老师们的恩泽德望和隆情厚谊，是永远带不走的。我们将永远铭佩于心，永远怀念培育我们、造就我们的母校和老师们！

我还要感谢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院士，承蒙惠赐墨宝，光我翰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理解，山高，又寓意中大学府像巍巍南岭一般高耸；水长，晓喻中大学子和优良传统学风像滔滔珠江一样长流。是以桃李遍天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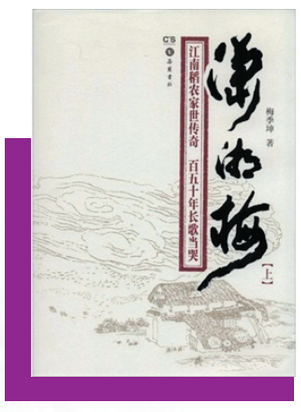
李孟昱
二〇一四年春月于广州
(摘自《民俗墨象》自序)

一曲史歌颂校情

——我校1957级校友梅季坤向母校捐赠原创小说《潇湘梅》

◉ 本报记者 区丹棋





梅季坤著
岳麓书社
2014年4月出版

在中山大学即将迎来九十周年校庆之际，已经75岁的中山大学1957级校友梅季坤，于10月9日上午在中山大学中文堂向母校捐赠了自己的新作——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潇湘梅》。梅季坤表示，自己退休后重拾因文革而中断的“作家梦”，忍着病痛伏案写作，历时5年创作出这篇小说，“中大是我的母校，风雨数十年，当年我在校求学的景象仍历历在目。所以我在母校九十年校庆之际，谨以此向母校献礼致敬！”

梅季坤1939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任文学辅导员、岳麓书社文学室主任、编审、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兼职研究员等。此次捐赠的《潇湘梅》分为上、中、下3卷，共136万字，其中42、43、48章就是以当年梅季坤在中大的故事为原型。整本书叙述了宁乡稻农世家梅家在150多年里，走出山乡走向全国的故事，融合了湘军征战、辛亥革命、湖南农民运动、长衡保卫战、土改、反右、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家族的变迁折射民族的兴衰。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陈春声教授盛赞道：“《潇湘梅》完整体现了湖南民俗民情民风以及湖湘文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湘方言，这让极具特色的宁乡方言也借此得以抢救性保存！”

对于梅校友此番赠书的厚意，中文系教授黄天骥表示，他身为一名“老中大”，非常感动。中山大学的进步绝离不开校友们的默默奉献，正是各位校友认真的工作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为母校增光，更擦亮了中文系的招牌。校党委副书记李萍教授则忆起了一段往事：“有一晚我和黄天骥老师一起散步，经过老梅家楼下时，黄老师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老梅同志住在几栋、几楼、几号房，虽然是他不经意的一句话，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想起历年来的校友工作，她感慨道：“校友们对母校深厚的感情正源于每一位老师和学生对他们的点滴关怀，他们给予母校的每一份厚礼都是对我们每一位老师最大的鞭策，和对为师之道最为深刻的启迪。”

“往事随风新芽绽出，手捧酒壶仰天长哭。”长篇小说《潇湘梅》，以一首新诗收尾。当梅季坤写完这句的时候，心里五味杂陈，5年来所有的感受一起涌上心头。

今年75岁的梅季坤，退休后重拾因文革而中断的“作家梦”，忍着病痛伏案写作，历时5年创作出展现湖湘历史风云、融家事国事为一体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潇湘梅》。5月8日，这部以稻农世家展开历史画卷、用宁乡方言创作的小说，在长沙举行新书发布会。

伏案五载，编织稻农世家传奇

《潇湘梅》分为上、中、下3卷，共136万字。小说叙述了从清咸丰十年至今，一个宁乡稻农世家在150年里，走出山乡，走向全国的大故事，塑造了梅继思、梅雅诚、梅子西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梅家，是以梅季坤的先人和家族为主要原型，写了四代人的命运。

这部小说，梅季坤先生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构思。当时他看过一本《宁乡人民革命史》，其中介绍了他一个叔爷爷的革命事迹，才知道原来自己家族里还有这样可敬的人物，这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而从小他就听父母讲了不少前人的故事，翻阅族谱后，他发现梅家有参加湘军征战的，有加入共产党、国民党的，有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知识分子。家族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让他决心写一部“可以流传下去的小说”。经过多年精心构思，进入古稀之年就动笔了。

“开头的10万字最难写，写了半年，改了七八遍才定下来。开好头，后面就顺理成章，写起来非常快。”梅季坤回忆，每天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写完就去菜园子里种菜，一边种菜一边构思后面的情节。

梅季坤表示，为了艺术性和文学性，书里也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和情节。比如书里虚构了一位老红军，为人正直，两袖清风，是他敬仰的精神偶像。还有一个虚构的情节，将清末岳麓书院院长、国学大师王先谦与梅继思构想成生死战友。梅季坤写过一本专门研究王先谦的书，认为他非常能代表湖湘文化，就把他写进了小说。

整整5个春夏秋冬，严寒酷暑，有时心绞痛，有时晕眩，老先生吞把药片，咬紧牙关一路写来，至今年4月全书由岳麓书社出版。

少年时的作家梦，古稀之年重拾起

梅季坤1939年出生于宁乡农村，父母勤劳俭朴。他从小喜欢看书，读小学时就看石印本的《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读初中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对作家心生崇拜，就有了作家梦。

1957年，他如愿以偿踏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各种运动接踵而来，常常要下农村、矿山参加劳动锻炼，很多同学耽误了学习，而梅季坤抓住一切间隙如饥似渴地读书。1982年，他成了古籍编辑，先后任岳麓书社文学室主任、编审等，20余年里著述颇丰。

退休后，极为丰富的社会经历、几十年来的书海博览，以及对自己家族的深入了解，他愈加想写一部小说，抒发心中的家国之情，展现湖湘灿烂的文化。进入古稀之年，梅季坤终于握起笔，开始编织梅家150年四代人的家世传奇。

一部浓缩的民族变迁史，用湘方言写就

《潇湘梅》将湘军征战、辛亥革命、湖南农民运动、长衡保卫战、土改、反右、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融合进来，以家族的变迁折射民族的兴衰，犹如一部民族生活秘史。去年，省里三位专家审读原稿后，高度评价这部有思想深度、有文化底蕴的作品，充分肯定其气势恢宏，构思精细，语言典雅，故事情节曲折感人，是一部浓缩的民族变迁史。

梅季坤说，一部好的小说，不能只有人物，还要从中看到时代的完整面貌。《潇湘梅》中，完整体现了湖南民俗民情民风以及湖湘文化。同时，他创造性地运用了湘方言，这不仅反映在人物的语言对话，还表现在叙述风格上。极具特色的上宁乡方言，借此得以抢救性保存。

为了避免方言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老先生在书的最后附录了一个上宁乡方言词汇表，也在文中做了一些脚注，方便读者查阅。
(摘自2014年5月14日《湖南日报》，记者李国斌)

本报编辑：彭楚裔 徐津阳 卢旖维　　编辑部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南校区大钟楼三楼 电话、传真：84111991 邮编：510275　　承印：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